

孟会祥 著

竹堂闲话

出版社

孟会祥 著

竹堂闲话

竹堂文丛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竹堂闲话 / 孟会祥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 2015.1
(竹堂文丛)

ISBN 978-7-5350-6138-6

I. ①竹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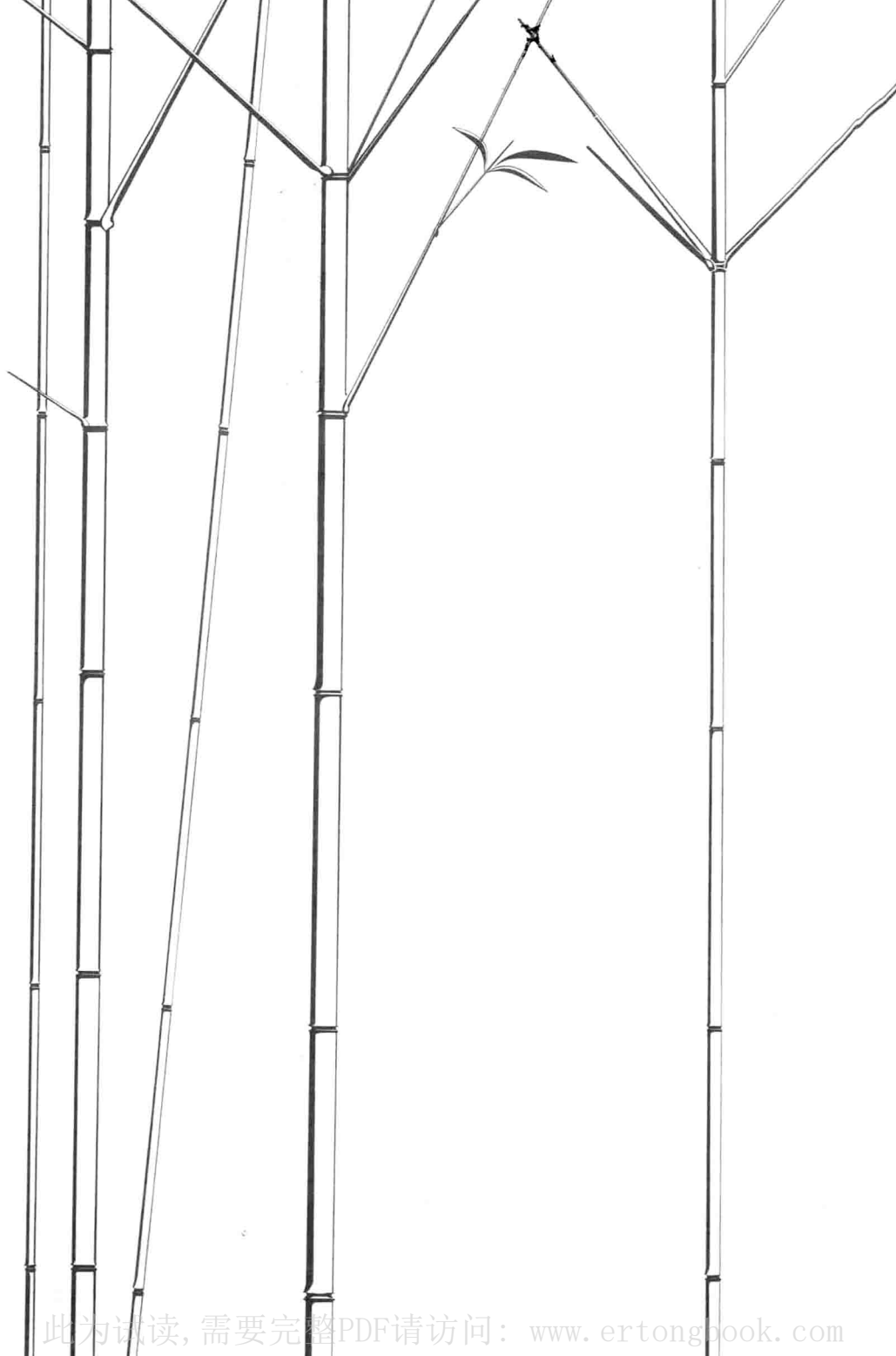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7735 号

选题策划	黄天奇
责任编辑	朱立东
美术编辑	韩 青
装帧设计	张 胜 / 生生书房
责任校对	李培勇 朱会娟
责任印制	邢宏洲
责任发行	贾伍民

出版发行	海燕出版社 (郑州市北林路16号 邮编: 450008)
发行热线	0371-65734522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32开 (890毫米×1240毫米)
印 张	5.75
字 数	110千字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竹堂閒話



自序

这是一本散文随笔集。

现在，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多，我也不知道这本小册子值不值得花钱去看——大抵是不值得的。倘若被您看到，而且买去，而且略翻数则，是缘分；被您看到，拿起来又放下，或竟目光没有停留，也是缘分。譬如路旁细碎的小花，摇曳在阳光和风中，您看见也好，没看见也好，不小心踩踏过去也好，转瞬之间，目光、脚步和小花，都将老去，将消逝，世界在悄无声息中已经更新了。

我是一个卑微的人，写的是卑微的事，发的也是卑微的感慨。即便写文章就是想让人看，但始终抱着一份诚恳之心。此时、此地、此情、此感，连缀起来，是自己的一串记事珠。仅此而已。

2014年9月14日，坐雨竹堂，自序

目录

1 涉事

台湾水竹……3

今夜……6

今晨……12

父亲的忌日……14

昨天……16

记梦……18

马降龙……21

长物……26

侃园记……29

梔子……31

病后……33

理发匠……36

牙痛……40

45 赏会

- 听戏·····47
- 《牡丹亭》·····49
- 《可可西里》·····51
- 京剧·····53
- 京剧进课堂·····58
- 《狂奔蚂蚁》·····60
- 张火丁·····62
- 任德川·····64
- 情理难容·····66
- 在作品中不朽·····67
- 纪念李伯安先生

75 人物

- 罗先生·····77
- 王老师·····81
- 纪娃伯·····83
- 阿辉·····85
- 逝者如斯·····88

93 感喟

- 读书偶感……………95
伯夷和柳下惠……………97
距离……………99
读书……………102
双层大巴……………104
敏感词……………106
经济牌香烟……………107
三人行……………108
唱和……………110
公交上的花……………112
谣……………113
大言……………114
知命……………118
不问书法问升沉……………119
奇葩……………120
除夕……………121
吕蒙正及其《命运赋》……………122

127 游语

涉事

涉了

嘗見八山人書涉事二字甚妙
李陽先生辦一雜誌以之為刊名上無二位
此輯名為涉了記吾所涉之事耳

予卑鄙人之心記上讀此實是——高士一哂
然感慨而心止上有同予者乎

台湾水竹

2004年9月18日星期六晚，上街吃了饭，按惯例，在小小的黄家庵村里转悠。据说晚9时18分要拉警报，纪念“九一八”以铭国耻，时间也快到了。忽见一辆三轮车拉着些花在卖，一个女孩正在买一盆小小的龙舌兰。我走上前去，看到一盆高高的绿色植物，虽不是竹，但与竹有点相同之处，就问价，卖主说：“六块。”

我决定购买。等到那个女孩带着龙舌兰走后，我又问价，卖主说：“五块吧，看你实心要。”

“可是，离我住的地方有点儿远。”

“我给你送去。”

于是，我领着三轮车到门口，交了钱，搬着花上了楼。到楼上，擦去塑料花盆上的泥污，把花放在电脑旁，这小小的房屋，顿时绿了起来，显得有点生机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在屋里养一盆花，养一盆纯绿色的、像竹子的、高挑的、并不开花儿的花。否则，这个小屋之中，除了我，连一点有生命的东西也没有，甚至蚊子都不光顾，真有点沙漠的感觉。而在家里，妻把

长长的阳台上种满了花，四季花开不断，夏秋季节入夜时蟋蟀吱吱地鸣叫不停，真让人有家园的感觉。

于是我想到自己养花的历史。大概在大四的时候吧，张玉玺与我一道到公园去玩，看到有出售的小盆花，大概花了三毛或五毛钱，各自买了一盆文竹。我把花养在宿舍的桌子上，同屋的人喝剩的水随手浇到盆里。没多少天，居然发出一箭新绿，嫩得像婴儿的眼神，像露珠的影子，让人惊异而怀恋。那时，我开始恋爱，心中常常对自己有所鼓励，对世界有所期望，这一箭新绿，好像给我许多暗示、许多信心。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这盆花后来的结局，我早已忘了，好多事情都忘了。

毕业后，转眼就到了深秋。常有拉架子车的兜售菊花，是那种开得极艳的菊花。家乡的菊花是野菊花，最大的要数金钱菊，也就铜钱那么大。我在老家种过药，药菊花白色，朵儿比金钱菊大，但花瓣并不婀娜。上大学时，我才从画报上见到培植的菊花，万紫千红，尽态极妍，真是让人心驰神摇。看到这样艳的花，而且能够拥有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，随即买了两盆。菊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原以为从此坐拥南山，没想到这是插花，生命极其脆弱。十月花谢，十一月就是小阳春，花盆里居然生出好多小小的菊苗。我知道这并非生机，而是死亡的征兆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有些事情，真是无能为力的。

1988年春，张玉玺到襄城找我，我们同去紫云书院，路上采了迎春花。回来后，我专门弄了个花瓶插起来，放在桌上以为清供。背景则衬以沙曼翁写的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”的横

幅。当然，横幅是印刷品，不过印得很精细，书法家李剑舟曾以为是原作。晚上，看着自己摆出来的这幅活色生香的清供，不免又生出些书生式的豪情。其时我曾经整日以泪洗面，也许由此，从料峭的春寒中渐渐抬起头来。此年我结婚，时23岁。

离家到外地工作后，见的花当然多了，但再也没有养花的心情，一日懒于一日，我也知道我养不活花的。前年，一位老乡搬家，她有一盆馒头大小的仙人球，没舍得扔掉，就送了我，放在我的窗台上。仙人球耐旱不宜多浇水，正适合我来侍候。我时常看见那长刺间的暗绿，就以为它好着呢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仙人球旱死了。

今天，本来想回去的。可是，想到回家二十四小时，而大约有八小时的车程，这几天又少气无力，就算了。晚间张玉玺打来电话约我吃饭，我想到基本上是他们班的同学聚会，我一人夹在其中，反而弄得大家生分似的，就不去了。晚间得此花，也是一种缘分吧。这株台湾水竹色翠绿，茎颇长，叶似竹似兰，婷婷的，像升起的一朵朵苍翠的礼花，又如此起彼伏的梦幻。相看不厌，真是令人欣慰。我与这株水竹都是生命，都在经历着、完成着自己的过程，如果能够相互带来点生意，相互带来点安慰，相互带来点希望，也算各自不枉了。

今夜

为了赶春节期间的报纸，这几天忙得真是晕头转向。我知道，长此以往，我就会对文字越来越不敏感了。比如庄稼人，如果天天过的是五黄六月，恐怕也会对土地和粮食失去敏感一样。前两天颇为近期内身体安泰所慰，没有感冒，也没有拉肚子、肚痛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往日对身体的自信又升腾了起来，以为天下最好的身体，也不过如此。孟子说过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差不多也便可以自任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星期六，无端感到染上了什么病，具体是什么病，却又说不清楚，反正是内心如有隐忧的样子。然后觉得肚子不舒服，吃了两片泄痢停，果然停了。随即，觉得微微发热，像是要感冒了。于是买了些双黄连口服液和螺旋霉素，吃了，略好一些，然而说话声音变得越来越有悠远感，分明是真的感冒了。今夜回单位又迟，一时便提不起吃饭的兴趣。算了，不吃了。临走，隔窗看到周文俊老师在热饭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回去了。其实肚子里没什么东西，如果撇开慵懒的精神状态，是绝对应该吃饭的。走到小区门口，碰上潘娅楠和赵锦锦，她们居然去买了酸奶来

喝。这东西，这么冷的天，我是肯定不敢喝的。于是问她们，要否一起吃饭，她们说不吃了。到黄家庵村口，有卖烙馍的，卷了青菜、平菇、藕丁，在平底锅中煎得焦黄，那滋滋的响声和焦生生的黄色吸引着我，我受不了这么大的诱惑，买了一卷，且走且吃。到家门口，又去药店，我对常见的感冒药已经没有兴趣了，买了一种没吃过的药，叫什么羚羊什么片吧，一盒才两块五，且吃吃看。

上得楼来，先把为侄女买的手机装在包里，预备着再停两天，如果工作做完，允许回家时，提了就能走。买手机肯定要花钱，其实我也心疼钱。只是，我为侄女真是什么也没有做过。我在买现在用着的这个手机前，侄女居然把她仅有的一点钱送给了我，那时，我正穷困潦倒，日子过得数米量柴。昨天我把旧电视机送给外甥了。这个电视机，十多年了，送给外甥，其实也有点寒碜。去年年关，我没有到两个姐姐家去，她们都渐渐老了。我的亲人们，对我全是给予，我总是一无报答，从这方面看，我是自私的人。其实我把这个电视机送出去，也是为自己打算，我想看十一频道戏剧节目，而这个电视机收不到这个频道。到厨房开了热水，看见剩下的饼干，决定把它吃完。这种饼干鸡汁味，我所不喜，吃完，算是了却一件事情。泡莲子粥，我是按照说明书泡的，但总是觉得饮水机烧出的水温不够，有些夹生似的。这种粥越搅越稠，吃起来，我也疑心这粥粘在胃中，不利于消化。呵呵，小人常戚戚，此之谓也。

我决意今晚什么也不做。我得恢复一下。记得父亲在时，

说年三十一定要熬年，熬年不是为了等着午夜和加餐，而是坐下来，说说一年的事。当时以为父亲是随便说说而已，实际上父亲讲得太好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越来越不喜欢艰深的东西，而喜欢平实和简单。像这样，一年到头了，想一想一年来做的事，就比什么格言都切实。那么，我这一年做过些什么呢？虽然只不过一年时间，却一时无从说起，甚至无从回忆了。岁月真是可怕。近年来我已不记日记，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懒，另外便是觉得记无可记，过得平淡而失意。因为平淡而失意，不免就觉得无法面对自己。不想详尽地记录自己，并不是庸常如我才有的，那些大德硕学，也不免如此。比如周氏兄弟都有记日记的习惯，然而他们的日记，犹如流水账，账以外的事情，只有读者去揣度。郁达夫是风流才子，然而他的不少日记是为了发表，成为一种文体罢了。想想数十年来，沧海桑田，真正敢记下自己的人，或者根本就没有吧。所以我也不例外。小时候学写东西，最先便是学写日记，常常因为想不起来一天要记的事情，弄得焦头烂额。记得我曾有一篇日记记道：“今天出萝卜，今年的萝卜又大又好。”仅此而已。当时我二哥无意中看到了，念给全家人听，全家人为之发笑。现在想来，文虽简单，其实也未必全是写实，“又大又好”云云，也是官样文章哩。日记没有学会，那是当然的，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不需要学而能会的，郑重其事去学了，反而学不会。现在日记不写了，周记也不写了，年记也不曾写过似的了。然而今年，我似乎该记下点什么。今年我整四十，以后，要如日之过午，走下坡路了。